

芬芳  
一叶

## 我在隔离点当“点位长”

□陆遥

4月15日下午2时许,我接到黄书记的电话:“老陆,现在抗疫形势十分严峻,我镇隔离点任务繁重,需要一名有一定管理经验的人员去轮岗一段时间,你看如何……”听着黄书记言辞恳切的话语,时刻准备上“疫”线的我毫不犹豫答应下来。

三天后一早,我带上简单的换洗用品和尚未来得及喝掉的几包中药,来到镇上的货隆隔离点“走马上任”。这个点是由一所合并后闲置下来的学校改造而成,共有三幢。其中一幢已做隔离点,被隔离的人员一般在30人左右。

“隔离点是一个特殊的战场。这里是确诊病例密接、次密接以及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的集中地,也是控制潜在危险的重要保障。大家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分,既要做好自身保护,又要严防疫情扩散。虽然我们人手少,但要打造成一个坚强的团队,这样才能不折不扣完成党委政府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。”在召开的第一次例会上,我说。

要说“点位长”是多大的官,用10个字可以概括:昼夜连续转,事事要操心。只要是点位上的事,点位长都要管。上班的当天上午,我和年轻的信息员“小胖子”张峰源为谁晚上守在值班室发生了争执。我说今后由我晚上在值班室值班,可小胖子不依不饶,他说自己年轻,是党员,又有过隔离点工作经历,由他值。“还是由我守值班室,一切行动听指挥。”我以“点位长”为名“抢单”。

当日中午,接镇防疫办通知,一名次密接人员来点隔离,我们立即做好准备。一小时后,我们按照流程将隔离人员送进房间。消杀员、医生跟进进行消杀和核酸采样。下午,我看到隔离点内外因其他楼装修有散落的垃圾,便拿上工具里外打扫。不知不觉,已近傍晚。隔离点一天就进了一个人,没有外人说得那么邪乎,我犯起嘀咕。然而,时间不长,我的这种想法就被现实击得粉碎。

当晚10时许,两个家住悦来镇、在上海从事蔬菜贩运的男子被专用车辆送至点位,我和同事立即进入状态。信息摘录、信息上报、隔离告知、安排房间等一系列工作完成后,已近次日零时。凌晨1时30分许,刚到值班室不久,我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,遂出门查看。

灯光下,我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拖着行李箱正从工作人员通道进来,我立即喊他停下。询问得知,这名男子是被送来隔离的。我让他站在原处,不要走动,然后立即穿上防护服来到外面,引导其走向隔离区通道。听到声音的其他人员也迅速到达各自岗位。不久,男子被顺利送进隔离点。此时,外面已传来金鸡报晓声。

翌日下午,一对次密接父子被送至隔离点。就在我们隔着玻璃门录取信息时,发现年老的男子气色很差,其儿子说父亲患了绝症,就怕隔离时有个三长两短。我立即将情况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。上级很快回复派车送医院救治。两天后我获悉,病人膏肓的老人抢救无效死亡。当日晚上,我们点又陆续收进5名人员,大家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
被隔离的人员一旦待上几天,或者隔离到期,心情便会烦躁焦虑,尤其是脾气急躁的人不时打电话到值班室询问,甚至出言不逊,我们总是静静让其发泄,然后耐心劝说,送去人文关怀。对耐不住寂寞走出房间的人员喊话疏导,劝说他们回房间。每天除按时向他们提供热腾腾的饭菜外,还将上级慰问我们的牛奶送给他们喝。

我上岗的第三天晚上近8时,办公室突然停电,漆黑一团,幸好隔离楼的灯还亮着。我立即打电话给有关部门,人倒是来了,可他们说,这是内线,不在他们管的范围。我急了,经再次交涉,告知其利弊,他们排除了故障。

从一个个紧皱眉头的隔离人员进来,到一个个被解除隔离的人员开心离去,我们的团队为此付出了许多。负责消杀打扫的小何成天在隔离楼爬上爬下,消毒打扫,送去一日三餐。经常是早饭当中饭,中饭当晚饭。

两名大白整天在隔离区双采双检,测量体温,下楼后,极度疲乏的他们往往在脱防护服时,整个身子像要瘫下去似的。还有信息员、安保……

大家的目标唯有一个,就是战胜疫情,恢复安宁美好的家园。



晨曲

吴有涛

## 黎明赶路人

□邓兮

开始上班之后,常常需要在天还未亮的时候,独自驾驶在如城的街道上。

闹钟响起,黑暗中亮起橙黄色的小夜灯,把喝饱了奶的女儿轻轻放在丈夫身边,蹑手蹑脚地走出暖烘烘的家。凌晨五点的如城,楼房、街道、绿化带,万物笼罩在薄薄的雾气下,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,空气中有清冷的味道,驱散了残留的睡意。

我曾在产假中想象过无数遍这样的场景,认为那将是异常艰辛的画面,但当时间慢慢走到这一天的时候,先前的焦虑和担忧慢慢被井然有序的生活节奏抚平了。

一个有早读课的凌晨,我像往常一样小心翼翼地驾驶,后视镜里有红蓝相间的亮光急切地闪烁着,是一辆救护车,在小城还在沉睡的时候,有人在和死神赛跑,我向右打了点方向留出了超车空间,车子却一

直没有超向前。一直行驶到双车道的红绿灯路口,我余光瞥见驾驶室里的司机,戴着口罩,神情严肃,驾驶谨慎,在凌晨的路灯下,看起来有些庄严肃穆。通过红绿灯路口之后,驶向了车辆较少的334省道,救护车开始加速开到了我的前面。红蓝灯光在街道上闪烁着,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让人肃然起敬。

我不由得浮想联翩,此时救护车里的司机驾驶得小心翼翼又争分夺秒,车内有随行的医护工作者,有陪伴着患者的家人,大家齐心协力地守护着脆弱的生命。在这看似无边无尽的黑暗里,闪烁着生命和爱燃起的火焰。

临近学校,我拐进了王石线,救护车直行向西,慢慢消失在我的视线里,留下久久萦绕在心头的精神力量。

后来,我慢慢发现,黎明时分的如城有很多和我并肩赶路的人。

建筑工人们骑着电瓶车、戴

着安全帽在黎明中前进,冷风呼呼地灌进工装里,脖子缩一缩,衣领拉一拉,不辞辛劳地向前赶路,相信自己一定会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。

出警的警车一路鸣笛,呼啸而过,车内的值班民警也许彻夜未眠,但一接到报警电话,堆积的疲惫一扫而空,第一时间急切地赶往报警地点,守护着如城百姓们的安全。

一路上还有很多不知是何身份的同行者,也许和我有着不同的职业,来自不同的家庭,奔向不同的目的地,但能让我们对抗着困意和疲倦,聚精会神地赶路的,一定是肩上扛着的责任和信念。

总是在晨光熹微的时候到达学校,孩子们背着书包陆续跑进校园。第一缕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的时候,书声就从教学楼里飘扬出来。站在教室里,看着朝阳之下远处的河流和田野,听着禾苗奋发向上拔节的声音,开始期待这崭新的一天。

心窗  
羽

## 美育园丁冯则义

□王树堂

最近永远离开了我们的通大老师冯则义,毕生奉献给美术教育事业,大家称他为美术教育战线辛勤的园丁。

冯老师和蔼待人,对学生和教学则一丝不苟、无比严苛。20世纪80年代有幸相识,在多个会议中谈及大、中学校美术教学,他认为绘者,包括从事西画门类,也应了解传统书法、篆刻,他举了徐悲鸿、刘海粟、李叔同,既能擅西洋画,也重视书法、篆刻等民族艺术。冯老师主张高校重视书法印章教学,当时他主持中学美术教师培训班,特地邀约我为培训班开了两堂篆刻课。班上的周俭如、马仲林、於仲泉、汪锡霞等老师谈及那期培训,感动于冯老师的前瞻性。

他认为幼儿、少儿应从小

培养美术兴趣和动手能力,他寻聘优秀美术师资,开办南通市业余美术学校。1987年9月,我带孩子去报名,遇到冯校长,他即建议我参加美校教学,他充分利用少儿、幼儿特点,让我和郑保明搭班,教幼儿儿童画和刻印;与吴力行搭班,教少儿书法和刻印。提高学员兴趣,事半功倍。教学大纲和听课等项,他让教导主任徐培建和我对接。我佩服冯先生的教学经验和组织能力。

2000年9月,电话中传来冯老师亲切的口头禅:“我跟你谈”,他说受易国杰院长之聘,任紫琅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主任,并向校方建议,在艺术系中开设篆刻课,让高职学校的学员掌握篆刻技巧。他带我看了系里石膏教具、工作室、资料室等阵容,增强了我参加高校教学的信心。他与

我细化了教材遴选、大纲和备课笔记,在具体教务方面,又安排徐培建、姜冬莲、沈九美等老师协调,班务、备课笔记抽查以及互相听课必不可少,让我积累了不少院校讲课的经验。他还安排助教老师协助班务,结业时编印学员篆刻作品集《紫琅印选》。好些学生在毕业设计中,充分采用篆刻元素,收到突出的视觉效果,达到学以致用。许多外地来通大学生毕业后在南通家纺、广告、媒体等行业找到岗位,也发挥了篆刻特长。

冯老师是江苏省中学美术教材副主编,执编大量实用教材。他在教学中,也身体力行从事创作,水彩、水粉、风景画、木刻、素描皆能,留下大量可贵的教学财富和艺术作品。生前,今年4月,他的《牧场掠影》入展通大建校110周年画展。

玉兰  
瓣